

第十四回 望生還驚死別狀元已作哀猿 他苦趣我歡場宰相有些象

詞云：

忙忙急急尋花貌，指望色香侵滿抱。誰知風雨洗河洲，一夜枝頭無窈窕。木桃雖可瓊瑤報，魚腹沉冤誰與弔？死生不亂坐懷心，方覺鬚眉未顛倒。

〈木蘭花令〉

話說雙星，自別了蕊珠小姐，無時無刻不思量牽掛。祇因遭讒，奉旨到海外敕封，有王命在身，兼歷風波之險，雖不敢忘小姐，卻無閒情去思前想後，今王事已畢，又平安回來，自不禁一片深心又對著小姐。因想道：「我在京時，被屠賊求婚致恨，囑託當事，不容歸娶。我萬不得已，方差青雲去接小姐，到京速速完姻，以絕其望。誰料青雲行後，忽奉此封王之命，遂羈身海外，經年有餘。不知小姐還是在家，還是進京去了？若是岳父耳目長，聞知我封王之信，留下小姐在家還好，倘小姐但聞我僥倖之信，又見迎接之書，喜而匆匆入京，此時不知寄居何處，豈不寂寞？豈不是我害他？今幸船收入浙，恰是便道，須急急去問個明白，方使此心放下。」

忽船頭報入了溫臺浙境，又到了紹興交界地方，雙星知離江府不遠，遂命泊船，要上岸訪親。隨行人役聞知，遂要安排報事，雙星俱分付不用，就是隨身便服，單帶了一個長班，跟隨上岸，竟望江府而來。

到了筆花墅，看見風景依稀似舊，以為相見小姐有幾分指望，暗暗歡喜，因緊走幾步。不一時早到了江府門前，正欲入去，忽看見門旁豎著一根木杆，杆上插著一帶白幡，隨風飄蕩，突然喫了一驚，道：「此不祥之物也，緣何在此？莫非岳父岳母二人中有變麼？」寸心中小鹿早跳個不住，急急走了進去，卻靜悄悄不見一人，一發驚訝。

直走到廳上，方看見家人江貴從後廳走出。忽抬頭看見了雙星，不勝大喜道：「聞知大相公是狀元爺了，盡說是沒工夫來家，今忽從天而降，真是喜耶？」雙星且不答應他，忙先急問道：「老爺好麼？」江貴道：「老爺好的。」雙星聽了，又急問道：「夫人好麼？」江貴道：「夫人好的。」雙星道：「老爺與夫人既好，門前這帶白幡，掛著卻是為何？」江貴道：「狀元爺若問門前這帶白幡，說起來話長。老爺與夫人，日日想念狀元爺不去口，我且去報知，使他歡喜歡喜。白幡之事，他自然要與狀元爺細說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即急走入去了。雙星也就隨後跟來。

此時，江章已得了同年林喬之信，報知他雙狀元海外封王之事，正與夫人、彩雲坐在房裏，愁他不能容易還朝。因對彩雲說道：「他若不能還朝，則你姐姐之書，幾時方得與他看見？姐姐之書不得與他看見，則你之婚盟，何時能續？你之婚盟不能續，則我老夫妻之半子，愈無望了。」話還不曾說完，早聽見江貴一路高叫將進來，道：「大相公狀元進來了！」江章與夫人、彩雲，忽然聽見，心雖驚喜非常，卻不敢深信。老夫妻連忙跑出房門外來看，早看見雙星遠遠走來。還是舊時的白面少年，祇覺丰姿俊偉，舉止軒昂了許多。及走到面前，江章還忍著苦心，歡顏相接，攜他到後廳之上。

雙星忙叫取紅氈來，鋪在地下，親移二椅在上，「請岳父岳母臺坐，容小婿雙星拜見。」江章正扯住他說：「賢婿遠來辛苦，不消了。」夫人眼睜睜看見這等一個少年風流貴婿在當面，親親熱熱的岳父長、岳母短，卻不幸女兒遭慘禍死了，不能與他成雙作對，忽一陣心酸，那裏還能忍耐得住？忙走上前，雙手抱著雙星，放聲大哭起來道：「我那賢婿耶，你怎麼不早來？閃得我好苦呀，我好苦呀！」雙星不知為何，還扶住勸解道：「岳母尊年，不宜過傷。有何怨苦，乞說明，便於寬慰。」夫人哭急了，喉中哽哽咽咽，那裏還說得出一句話來。忽一個昏暈，竟跌倒在地，連人事都不省。江章看見，驚慌無措。幸得跟隨的僕婦與侍妾眾多，俱忙上前攙扶了起來。江閣老見扶了起來，忙分付道：「快扶到床上去，叫小姐用姜湯灌救。」眾僕婦侍妾慌作一團，七手八腳，攙扶夫人入去。

雙星初見白幡，正狐疑不解，又忽見夫人痛哭傷心，就疑小姐有變，心已幾乎驚裂，忽聽見江閣老分付叫小姐灌救，驚方定了。因急問江章道：「岳母為著何事，這等痛哭？」江閣老見問，也不覺掉下淚來，祇不開口。雙星急了，因發話道：「岳父母有何冤苦，對雙星為何秘而不言，莫非以雙星子婿為非人耶？」江閣老方辯說道：「非是不言，言之殊覺痛心。莫說老夫妻說了腸斷，就是賢婿聽了，祇怕也要腸斷。」

雙星聽見說話又關係小姐，一發著急，因跪下懇求道：「端的為何？岳父再不言，小婿要急死矣。」江閣老連忙扶起，因唏噓說道：「我那賢婿呀，你這般苦苦追求，莫非你還想要我踐前言，成就你的婚盟麼？誰知我一個才美賢孝的女兒，被奸人之害，祇為守著賢婿之盟，竟效浣紗女子，葬於黃河魚腹了，教我老夫妻怎不痛心？」雙星聽見江閣老說小姐為他守節投水死了，直嚇得目瞪口呆，魂不附體，便不復問長問短，但跌跌腳，仰天放聲哭道：「蒼天，蒼天，何荼毒至此耶？我雙星四海求凰，祇博得小姐一人，奈何荼毒其死呀！小姐既死，我雙星還活在世間做些甚麼？何不早一死，以報小姐於地下！」說罷，竟照著廳柱上一頭撞去。

喜得二小姐彩雲，心靈性巧，已揣度定雙狀元聞小姐死信，定要尋死覓活，早預先暗暗差了兩個家人，在旁邊提防救護。不一時，果見雙星以頭撞柱，慌忙跑上前攔腰抱住。江閣老看見雙星觸柱，自不能救，幾乎急殺。見家人抱住，方歡喜向前，說道：「不夜，這就大差了？輕生乃匹夫之事，你今乃朝廷臣子，又且有王命在身，怎敢忘公義而構私情？」雙星聽了，方正容致謝道：「岳父教誨，自是藥言，但情義所關，不容苟活。死生之際，焉敢負心？今雖暫且覩顏，終須一死。且請問賢妹受誰之禍，遂至慘烈如此？」江閣老方細細將赫公子求親懷恨說了：「又適值姚太監奉聖旨選太子之婚，故赫公子竟將小女報名入選。我略略求他用情，姚太監早聽信讒言，要參我違悖聖旨，小女著急，恐貽我禍，故毅然請行。旁人不知小女用心，還議論他貪皇家之富貴，而負不夜之盟。誰知小女舟至天津，竟沉沙以報不夜，方知其前之行為盡孝，後之死為盡節，又安詳，又慷慨，真要算一個古今的賢烈女子了。」說罷，早淚流滿面，拭不能乾。

雙星聽了，因哭說道：「此禍雖由遭讒而作，然細細想來，總是我雙星命薄緣慳，不曾生得受享小姐之福。故好好姻緣，不在此安守。我若長守於此，失得了此信，豈不與小姐成婚久矣？卻轉為功名，去海外受流離顛沛，以致賢妹香銷玉碎。此皆我雙星命薄緣慳，自算顛倒，夫復誰尤？」

此時夫人已灌醒了，已吩咐備了酒肴，出來請老爺同雙狀元排解。又聽見雙星喫著酒，長哭一聲：「惟恐行藏記，」

聲：「恨死別無言。」絮絮聒聒，哭得甚是可憐。因又走出來坐下，安慰他道：「賢婿也不消哭了，死者已不可復生，既往也追究不來。況且你如今又中了狀元，又為朝廷幹了封王的大事回來，不可仍當作秀才看承。若念昔年過繼之義，並與你妹子結婚之情，還要看顧我老夫妻老景一番，須親親熱熱再商量出個妙法來纔好。」雙星聽了，連連搖頭道：「若論過繼之義，父母之老，自是雙星責任，何消商量；若要仍以岳父、岳母，得能親親熱熱之妙法，除非小姐復生，方能得殼。倘還魂無計，便神仙持籌，也無妙法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又流下淚來。江閣老見了，忙止住夫人道：「這些話且慢說，且勸狀元一杯，再作區處。」夫人遂不言語。左右送上酒來，雙星因心中痛苦，連喫了幾杯，早不覺大醉了。夫人見他醉了，此時天已傍晚，就叫人請他到老爺養靜的小臥房裏去歇息。

正是：

堂前拿穩歡顏會，花下還思笑臉逢。

誰道欄杆都倚遍，眼中不見舊時容。

夫人既打發雙星睡下，恐怕他酒醒，要茶要水，因叫小姐舊侍兒若霞去伺候。不期雙星在傷心痛哭時，連喫了幾杯悶酒，遂沉沉睡去，直睡到二鼓後，方纔醒了轉來。因暗想道：「先前夫人哭暈時，分明聽見岳父說：『快扶夫人入去，叫小姐用姜湯灌救』。我一向在此，祇知他止生得一位小姐，若蕊珠小姐果然死了，則這個小姐又是何人？終不成我別去二、三年，岳父又納寵生了一位小姐？又莫非蕊珠小姐還未曾死，故作此生死之言，以試我心？」心下狐疑，遂翻來覆去，在床上聲響。

若霞聽見，忙送上茶來道：「狀元睡了這多時，夜飯還不用哩，且請用杯茶。」雙星道：「夜飯不喫了，茶到妙。」遂坐起身來喫茶。此時明燭照得雪亮，看見送茶的侍妾是舊人，因問道：「你是若霞姐呀。」若霞道：「正是若霞。狀元如今是貴人，為何還記得？」雙星道：「日日見你跟隨小姐，怎麼不記得？不但記得你，還有一位彩雲姐，是小姐心上人，我也記得。我如今要見他一回，問他幾句閒話，不知你可尋得他來？」若霞聽見，忙將手指一咬道：「如今他是貴人了，我如何叫得他來？」雙星聽了，著驚道：「他與你同服侍小姐，為何他如今獨貴？」若霞道：「有個緣故，自小姐被姚太監選了去，老爺與夫人在家孤孤獨獨，甚是寂寞。因見彩雲朝夕間，會假慇懃趨奉，遂喜歡他，將他立做義女，以補小姐之缺。吩咐家下人，都叫他做二小姐，要借宰相門楣，招贅一個好女婿為半子，以花哄目前。無奈遠近人家，都知道根腳的，並無一人來上鉤。如今款留狀元，祇怕明日還要假借小姐之名，來哄騙狀元哩。」雙星聽了，心中暗想道：「這就沒正經了。」也不說出，但笑笑道：「原來加此。」說罷，就依然睡下了。

正是：

妒花苦雨時時有，蔽日浮雲日日多。

漫道是非終久辨，當前已著一番魔。

雙星睡了一夜，次早起來梳洗了，就照舊日規矩，到房中來定省。纔走進房門，早隱隱看見一個女子，往房後避去。心下知是彩雲，也就不問。因上前與岳父、岳母相見了。江章與夫人就留他坐下，細問別來之事。雙星遂將自中了解元，就要來踐前盟，因母親立逼春闈，祇得勉強進京。幸得僥倖成名，即欲懇恩歸娶。又不料屠駙馬強婚生釁，囑託當事，故有海外之行諸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江閣老與夫人聽了，不勝歎息，因說道：「狀元既如此有情有義，則小女之死，不為枉矣。但小女臨行，萬事俱不在心，祇苦苦放我兩者親並狀元不下，晝夜思量，方想出一個藕斷絲牽之妙法，要求狀元曲從。不知狀元此時此際，還念前情，而肯委曲否？」

雙星聽了，知是江章促他彩雲之事。因忙忙立起身來，朝天跪下發誓道：「若論小姐為我雙星而死之恩情，便叫我粉骨碎身，亦所不辭，何況其餘？但說移花接木，關著婚姻之事，便萬死亦不敢從命。我雙星鬚眉男子，日讀聖賢，且莫說倫常，原不敢背，祇就少年好色而言，我雙星一片癡情，已定於蕊珠賢妹矣。捨此，縱起西子、王嬙於地下，我雙星也不入眼，萬望二大人相諒。」說罷，早淚流滿面。江章連忙攙他起來，道：「狀元之心，已可告天地矣；狀元之情，已可泣鬼神矣。何況人情，誰不起敬？但人之一身，宗祀所關。婚姻二字，也是少不得的。狀元還須三思，不可執一。」雙星道：「婚姻怎敢說可少？若說可少，則小婿便不該苦求蕊珠賢妹了。但思婚盟一定不可移，今既與蕊珠賢妹訂盟，則蕊珠賢妹，生固吾妻，死亦吾妻，我雙星不為無配矣。況蕊珠小姐不貪皇宮富貴，而情願守我雙星一盟而死於非命，則其視我雙星為何人？我雙星乃貪一瞬之歡，做了個忘恩負義之人，豈不令蕊珠賢妹銜恨含羞於地下？莫說宗嗣尚有舍弟可承，便覆宗絕嗣，亦不敢為禽獸之事。二大人若念小婿孤單，欲商量婚姻之妙法，除了令愛重生，再無別法。」

江閣老道：「狀元不要錯疑了，這商量婚姻的妙法，不是我老夫妻的主意，實是小女臨行的一段苦心。」雙星道：「且請問小姐的苦心妙法，卻是怎樣？」江閣老道：「他自拚此去身死，卻念我老夫妻無人侍奉，再三叫我將彩雲立為義女，以代他晨昏之定省。我老夫妻拂不得他的孝心，祇得立彩雲為次女。卻喜次女果不負小女之託，寒添衣，飢勸飯，實比小女還慇懃，此一事也；小女又知賢婿乃一情種，聞他之死，斷然不忍再娶，故又再三求我，將次女以續狀元之前盟。知狀元既不忘他，定不辜他之意。倘鸞膠有效，使我有半子之依，狀元無覆絕之慮，豈不玉碎而瓦全？此皆小女千思百慮之所出，狀元萬萬不可認做荒唐，拒而不納也。」雙星聽了，沉吟細想，道：「此事若非蕊珠賢妹之深情，決不能注念及此，若非蕊珠賢妹之俏心，決不能思算至此。況又感承岳父懇懇款款，自非虛謬。但可惜蕊珠賢妹，已茫茫天上了，無遺蹤可據。我雙星怎敢信虛為實，以作負心，還望岳父垂諒。」

江閣老道：「原來賢婿疑此事無據麼？若是無據，我也不便向賢婿諄諄苦言了。現有明據在此，可取而驗。」雙星道：「不知明據，卻是何物？」江閣老道：「也非他物，就是小女臨行親筆寫的一張字兒。」雙星道：「既有小姐的手札，何不早賜一觀，以消疑慮。」江閣老因吩咐叫若霞去問二小姐，取了大小姐留下的手書來。祇因這一取，有分教：鴛夢有情，鸞膠無力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